無醫村 李炳崑譯

佇學生時代發生關係的同人雜誌，寫批來向我討稿佮捐錢。這當陣我當閒甲真鬱卒，講是為著消遣，未免尚無認真啊，毋過，實際上，我煞袂當完全否定這個因素，總算是決定寫一寡

佇學校的時陣，捌寫過詩佮小說，無受人讚賞，也無受過批評，凡勢是無在人眼裡。彼當時，因為毋捌受過批評，所以就厚著臉皮，到今想想挨，除了排字工人佮校對的人以外，恐驚吳一個人讀過遮的作品吧。但是，若親像「大舌的愛講話」共款，以後我亦是定定想欲寫一寡仔啥物。

而且，學校畢業了後，我就成為一家之主，也就無功夫去想它啊。拄畢業時，是為著欲傱開一間病院的資金，食了真多苦，開業了後呢，生理擱無好，從此就是一日到晚為了還利息佮li-li-khok-khok的費用塊頭痛，毋過，世間的人攏有一種習慣，掠準講醫生一定攏足好額，所以我嘛我願意共家己的淒慘公開出來。我定定想，這大概是地勢不好的關係，若是閣搬到一個較好的所在，無的確生理就會漸漸好起來，但事閣驚增加債務，致使就按呢一天一天拖過去，痛嘛一天比一天鑽入去骨髓裡面。

佇想東想西得當中，我的心境又閣變啊，我略準寫無要無緊的稿仔，結果也干焦是加浪費紙張爾，也毋過，長久以來的貧惰，煞乎我佇接著雜誌社的批的時陣，馬上在回批的諾這字的周圍畫一個圓箍仔，表示答應。一直到共明信片擲入去批筒內面的時，我就感覺我毋對啊，從此以後就佇後悔得心境內面躊躇。

辭職煞煞去？我從頭到尾袂當決定。這個雜誌社是人才足多的，當然輪袂到家己出風頭—越想越不妥當。編輯的意思講是欲要我的稿子，不如講是欲要我這個醫生的錢吧？—想到遮閣較增加我的苦惱。

佇我的腦海內面，親像罩黑雲共款的憂悶，連一點新鮮的氣氛攏無，想欲寫原稿，這完全是尚過鬱卒的一種反射爾。寫彼寡一點價值攏無的原稿，不如逐打診察室內底嘎嘎飛的蠓重葛校對得起社會。我總算共這個意思寫了寄去乎編輯。